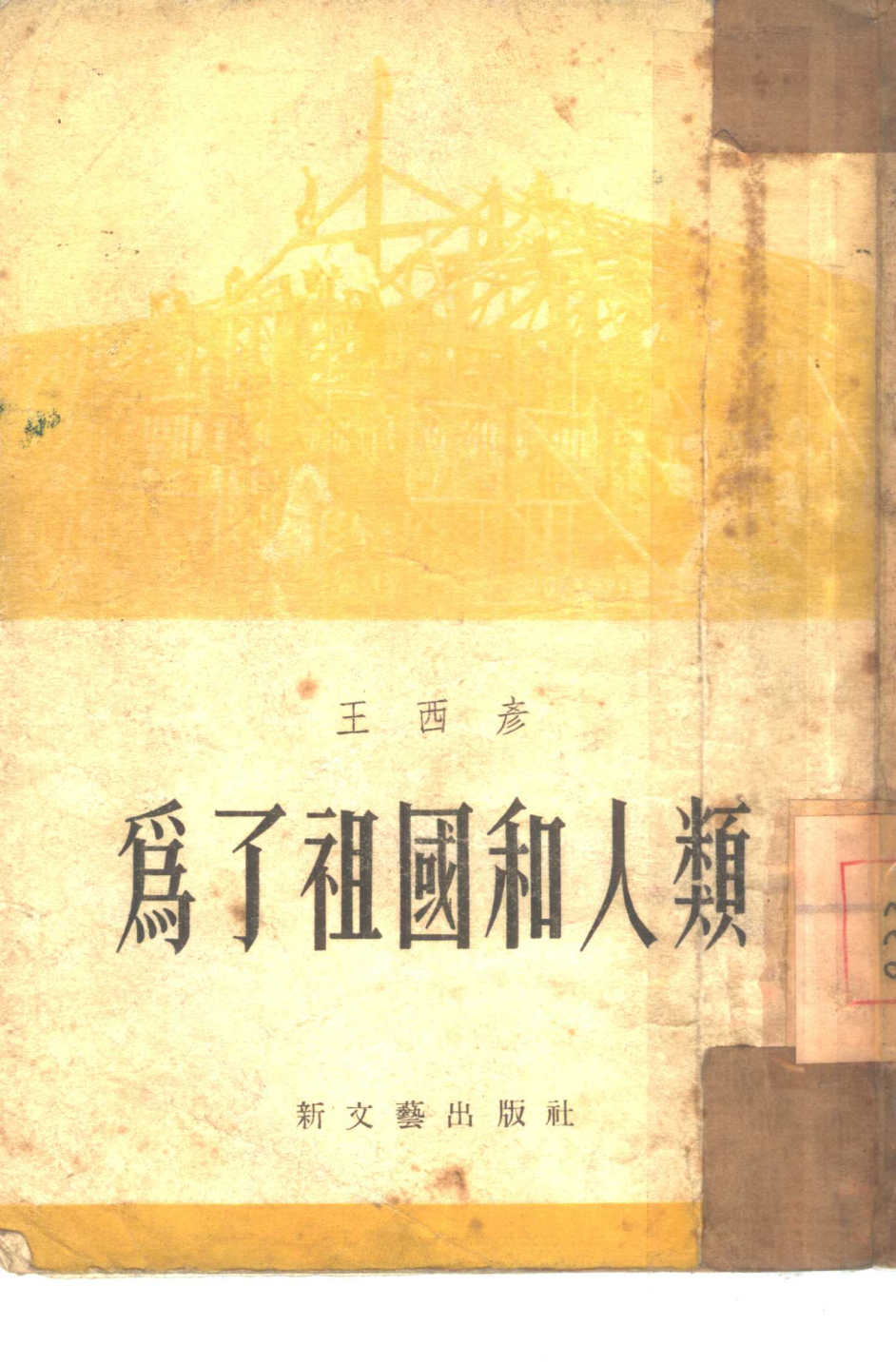




王 西 彥

爲了祖國和人類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王 西 彥

爲了祖國和人類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上 海

報 告

爲了祖國和人類

著 者 王 西 彥

《封面照片：朝鮮人民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正
在板門店建築舉行停戰協定簽字儀式的禮堂》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排印

烈軍屬裝訂廠裝釘

*

書號 (596) 1111141 本書 102900 字

一九五四年二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二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35000 冊

定價 6.6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各登登號

內 容 提 要

這是一個散文報告集。作者曾經兩次去朝鮮戰場——第一次是東線陽德和元山港一帶，第二次是西線平壤和開城一帶，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有了比較廣泛的接觸。在收容在這個集子裏的幾篇散文報告裏，作者以其全部的熱情，描寫和歌頌了在朝鮮正義戰場上進行着忘我的勞動和戰鬥的志願軍戰士，描寫和歌頌了他們對祖國的熱愛，他們的機智勇敢，他們的自我犧牲，他們的克服困難和取得勝利。作者所描寫和歌頌的，有最前線的戰鬥英雄，有運輸部隊裏的汽車駕駛員，有醫務工作者，有防空部隊，有炊事員和電話兵，還有文工團員們。此外，附錄之一的『勝利的開城』，記述停戰前後作為談判中立區的開城的景象；附錄之二的『我在朝鮮戰地所感受到的』和『戰鬥的文藝』，前者抒寫作者在朝鮮戰地的幾點感受，後者介紹志願軍文藝活動的幾個特點。

自序

現在，我又一次從朝鮮正義戰場回到祖國。這些天來，我的感情一直不能平靜。去年和今年，我曾經兩次去朝鮮，每一次在朝鮮停留的日子雖然都不算太長久，但每一次都使我感到很久的激動，受到很大的教育。特別是最近這一次，當我停留在停戰前後的談判中立區開城這一個時期裏，我經歷了和見到了怎樣觸目驚心的現實呵！善和惡，美和醜，崇高和墮落，正義和卑鄙——我敵之間的這一切，對照得多麼鮮明，多麼強烈！跟我永遠不能忘記中朝和平戰士和朝鮮善良人民的動人的面貌一樣，我也永遠不能忘記敵人那副欺詐、殘暴、虛偽和醜惡的嘴臉！每一次從板門店談判會場區回來，尤其是從雙方被俘人員的交換站回來，我看到那些大大小小的戰爭販子和奴才走狗們的令人作嘔的嘴臉，想到這三年來他們在朝鮮國土上獸性的屠殺行爲，他們在

談判桌上的狡辯和耍無賴手段，他們對我方被俘人員非法的侮辱和慘絕人寰的虐殺，我就禁壓不住自己的憤怒。我想，等到那個最後的審判日來到時，我將第一個站到證人席上去，對那些雙手染滿善良人民的鮮血的強盜們的滔天罪惡作見證！

不，我說錯了。審判已經開始了，早就開始了。從整個朝鮮綿長的戰線上，敵人就一直受着嚴明的不容情的審判。還有什麼比朝鮮母親們的眼淚和嬰兒們的鮮血更雄辯的罪證呢？請你再看一看滿佈朝鮮和平國土上的累累的彈坑，看一看每一個被毀滅的朝鮮城鎮的廢墟吧！『呵，我將向一個朝鮮母親說些什麼，當她懷抱着一個肢體破碎的孩子？』——這是一位正直而善良的美國詩人的沈痛的詩句●。是的，一個正直而善良的美國人民，對那些嗜血的侵略者和戰爭販子們，他也要和朝鮮及全世界正直而善良的人民一起，站到控告席上來的。而那些侵略者和戰爭販子們，不論他們怎樣殘暴，怎樣野蠻，怎樣會耍無賴手段，在朝鮮的母親和嬰兒的面前，在全世界

● 我引的是霍華德·法斯特(Howard Fast)的詩句。

人民的面前，在真理和正義的面前，他們怎麼也不能洗淨自己染血的手，磨滅自己犯罪的證物！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還不得不在真理和正義的面前低下頭來！

現在，在朝鮮戰場上，這樣的日子不是已經來到了嗎？那個戰爭販子們小小的談判代表，那個狡詐的善耍無賴手段的哈利遜，不是已經被迫着在停戰協定上簽字了嗎？在舉行簽字儀式那天，我正在板門店的談判會場區裏，我親眼看見哈利遜在那個壯嚴時刻裏的垂頭喪氣的神情。不管卑鄙的敵人在舉行簽字儀式的那一刻，還從板門店南面他們的陣地裏無恥地開着砲，他們失敗的命運是早已註定了的，他們必須低下頭來，接受停戰的協定。這對美帝國主義說，乃是一種歷史的悲劇！真理和正義的力量是無敵的，真理和正義的裁判也最嚴明，最無情。一小撮戰爭販子算什麼呢？他們的跳梁，豈不只能在正義的明鏡裏照映出自己的醜惡，並且在正義的利劍上碰得皮破血流嗎？

在停戰前夕，我曾經到過開城前線的前沿陣地，和保衛開城中立區的志願軍英雄部隊裏的英雄戰士們談過話。他們都是親眼看見板門店作爲談判會場的帳篷，看見

兩年來談判會場忽然變成冷落又忽然變成熱鬧的景象，又看見近來在談判會場旁邊在開始建築一座舉行簽字儀式的禮堂的情形。他們都知道，在我們的審判桌前，敵人快要低下頭來了。『他敢不低頭嗎？——我們就打得叫他非低下頭來不可！』這是他們一致的語言，也便是對敵人的嚴明的判詞。他們是最知道敵人的。因為就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把敵人想要奪取開城中立區的野心妄想打得煙消雲散，一次又一次地使敵人在耍了一通無賴手段之後，又不得不回到談判桌上來。一個年青戰士，壯嚴地擎着一支轉盤槍，望着敵人的方向，這樣說道：『對付敵人嘛，簡單得很——狠狠的打！你拿力量給他看，他的熊樣子便出來啦！』這話就是一個真理。停戰協定簽字後十天，我去訪問一位屬於同一英雄部隊的高級指揮員，一位泥水匠出身的井岡山時代的老戰士。當我們談到敵人的時候，他說：『敵人靠什麼呢？靠比我們內戰時代的子彈還多的砲彈！可是單靠砲彈有什麼用？打仗得靠頭腦，靠決心。我們有認識和平的價值的頭腦，還有保衛和平的決心，所以我們就能打勝仗！』又說：『美帝別妄想啦！難道他還想打嘛，要知道我們的戰士決心可大哩！』說着他就朗聲笑將起

來，笑得非常樸實，笑得像一個小孩子似的天真。

這便是我們志願軍的指戰員們！就是一些這樣的人，近三年來，和英勇的朝鮮人民一起，在朝鮮正義戰場上，以鮮血和生命，決心和力量，抵抗着敵人的侵略，參加着對敵人的審判，使敵人終於低下頭來。在兩次去朝鮮的時間裏，我看見了他們的戰鬥，他們的犧牲，他們的流血流汗，他們額上的皺紋和兩鬢的白髮，自然也看見了他們勝利的欣慰的微笑。在和他們相接觸時，我就感覺到自己作爲一個中國人的榮耀和驕傲。不止一次地，我對自己說：『你不是要歌頌什麼嗎？他們不就是我們這世界上和我們這時代裏最值得歌頌的人嗎？』但我又感到膽怯，我害怕自己笨拙的歌頌，不僅不足以增加這些英雄人物們的光彩，反而會損害了他們，使他們在我的筆下大大地減色。但我終於提起了筆，大膽地寫了起來。我知道我寫得很不好，因爲首先我知道得太少，瞭解得太淺。我只能作一些浮光掠影的記錄。剛才我說到歌頌，其實，這算什麼歌頌呢？我能歌頌出那些英雄人物們百分之一的崇高品質嗎？和那些英雄人物們在一起，我是太渺小了。我覺得自己只是站在一座高山的脚下，懷着無限的崇敬，

仰望着那巍峨的峯巔而已。

不過我終於記錄下了這一些。我記錄下了我所看見的，我所接觸到的，我所經歷過的，我所感受到的。因為我所記錄的乃是我們這世界上和我們這時代裏最值得崇敬的人——他們用鮮血和生命寫下了我們這世界上和我們這時代裏最壯嚴最美麗的詩篇——所以我是很珍惜這些記錄的。現在，我就用我這些小小的記錄，作為自己最寶貴的贈物，奉獻在我所崇敬的英雄們的面前。

一九五三年九月下旬於北京

目次

自序

爲了祖國和人類·····	一
創造奇蹟的人們·····	二六
松林裏的盛會·····	四三
朝鮮戰場上的李監丁們·····	五五
一個軍械上士的戰鬥遭遇·····	九六
在沃土裏成長起來的·····	九七
平凡的英雄·····	一二〇

忘我的人——忘我的勞動和戰鬥	三二四
----------------------	-----

附錄之一

勝利的開城	二七一
-------------	-----

附錄之二

我在朝鮮戰地所感受到的	二九三
-------------------	-----

戰鬥的文藝	三〇三
-------------	-----

爲了祖國和人類

在朝鮮戰場上和可愛的志願軍戰士們在一起時，使我感受得最深刻的，便是他們那種熱愛祖國的心情。他們雖然遠離祖國，在冰天雪地裏和敵人作戰，但他們的心却燃燒着對祖國的熱愛，強烈地向着祖國。

未去朝鮮以前，由於關心那樣一個作爲全世界和平和戰爭的最前哨陣地的正義戰場——每一個正直善良的人，誰不關心它呢？——我是一個關於朝鮮戰場的通訊報道的熱烈愛好者，近於貪饒地，我耽讀着報刊上每一篇通訊報告，從它們感到歡欣，感到鼓舞，感到驕傲和安慰。也從它們，我知道了——對祖國的熱愛，是志願軍戰士們無敵的力量最大源泉。我們的戰士，爲什麼能克服那樣巨大的困難，忍受那樣巨大的艱苦，戰勝那樣殘暴的敵人呢？就是由於他們的心裏燃燒着對祖國的愛，對祖國

人民的愛，對祖國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的愛。有了這樣的愛，便有了無敵的力量，力量是產生於愛的。愛得愈深，力量便愈大。這一次，我親自到了朝鮮戰場，和戰士們有了實際的接觸，對於這一點，便有了更真切更深刻的體會；而且，也開始探索到戰士們這種崇高感情的深厚的根柢。

我們是作為祖國人民的代表，去朝鮮戰場慰問我們可愛的戰士的。我不能忘記當我們到達每一個志願軍的指揮部和駐地時所受到的熱烈的歡迎，以及因我們的來到所給予戰士們的巨大的鼓舞。他們，可愛的戰士們，對我們這些來自祖國的親人，表現出他們全部的熱情，高揚起他們更頑強的戰鬥意志。而我們，也覺得自己是到了親人的家裏，生活在親人們中間，從他們感受到巨大的激勵。

有一次，當我們到達東海岸前線某部——那裏位置於××港附近，從那裏，可以看到海，以及海上敵人的白色的軍艦——時，已經是夜半了。我們所乘坐的卡斯車和吉普車，在通過某處敵人的空中封鎖線時有了耽擱，以致延誤了時刻。天下着雨。由於地勢比較高，雖然還是十月間的初冬季節，天氣却已經很寒冷。戰士們從山上下

來，到五里路外迎接我們。他們已經在夜風夜雨裏等候了很久。現在，我們終於到達了；而他們，也終於迎接到了自己的親人。一陣鑼鼓聲從遠處傳來，接着便是一陣歡呼聲。於是，一大把一大把的鮮花，由無數隻熱情的手塞到我們的手裏——這些鮮花，是戰士們從高山上採摘下來的很難得的黃色小野花，再加上朝鮮初冬季節很鮮豔美麗的紅葉——無數條熱情的胳膊伸過來了，把我們緊緊地擁抱起來了。『好呵！』『你們辛苦了！』『不，你們才辛苦呀！』『毛主席好！祖國人民好！』『好！同志們好！』——言語是簡短的，可是，在這些簡短的言語裏，包含着怎樣深長和豐富的感情呵！於是，走動起來了，大家向山上走去，戰士們把我們陪引到他們的住處去。雨下着，風呼嘯着，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空中是敵機的盤旋聲，地面上不能顯露半點火星。我們就在黑暗中走着。其實，那裏是走呢？在上山的時候，戰士們簡直是扶著我們，擁著我們，抱著我們的。每一個人的手，除了抱著花把的，便被另一隻熱情的手緊緊地握著。在那一刻，黑暗和寒冷對我們都已經不存在了，我們只感到親切和溫暖。那景象，是那樣的動人，它將永遠鐫刻在我的記憶裏。在我們停留在那個部隊裏

的日子裏，戰士們用了最高的熱情來招待我們。他們讓出了自己最好的房洞，又騰出了自己的棉被。一個年青戰士，把自己一條新發的棉被送到我們炕上，不管我們炕上已經有了足夠的棉被和氈子，已經完全不需要加添的了，仍然非要我們收留下不可。

『同志，你自己看罷，墊的蓋的都太多啦。』我們謝絕着他。『不，』他的臉都紅了，執拗地要把棉被留在我們炕上，說：『再多也不怕多我這一條，一定要留着，非留着不行！』沒有辦法，只好收留下來了。而當他離開房洞時，他可還躲在門外，從門隙裏窺看着我們是不是當真蓋用了他的被子；知道是蓋用了，他才心滿意足地走開去，自己却和別的同志去擠鋪。戰士們知道我們是從江南來的，雖然他們自己每天早晚兩頓都吃乾的，却每天早上給我煮一餐稀粥；但又覺得不應該拿白米粥來款待來自祖國的親人，便千方百計地搜求了一些紅棗，煮在裏面。而在盛稀粥時，又爭奪着由他們來代勞——以便在每一碗稀粥裏，都能分盛到一顆紅棗。沒有茶葉，又覺得不應該拿白開水來款待來自祖國的親人，怎麼辦呢？便只好千方百計地搜求了一些白糖，煮在裏面，要我們每天喝着甜蜜蜜的糖開水。我們對他們提意見，我們說：『同志，天天給』

我們喝糖開水可不行，你看把我們的胃口都喝倒了，本來能吃三大碗大米飯的，只能吃一碗半啦。』負責招待我們的戰士抿着嘴笑，下一次給我們送來的，依然是糖開水。『不成，怎麼也不能讓你們喝白開水，那像什麼話呢？』他說。一天晚上，我到一個房洞裏去，跟幾個戰士談話。在談話進行着時，在小小的蠟燭光裏，我發現有一位戰士滿眶汪着淚水。我以為我的談話觸動了他什麼了，便問他流淚的原因。他告訴我，他是一個不喜歡流眼淚的人，他到朝鮮兩年，一共只流過兩次眼淚：第一次是在××地方看見美帝國主義的飛機毫無人性地轟炸朝鮮和平人民，把很多無辜的母親和孩子炸死了，他看見一個嬰兒爬在失去一條腿的母親的身上，母親已經沒有知覺了，滿身是血，那嬰兒却在血泊裏找尋着母親的乳房……那一次，他流了眼淚。第二次的流淚，便是現在看到祖國來的親人，聽到祖國的親人講說祖國的情形。『不過，雖說同是流淚，却是兩次完全不同的眼淚——第一次是爲了恨，恨美國強盜，這第二次却是爲了愛，愛祖國，愛祖國的人民，愛祖國的偉大人民領袖毛主席！』他這樣補充着，隨即擦了擦眼睛，腼腆地笑將起來。當我們要離開那個部隊時，前一天晚上，一位管理